

## 中华文脉的共生逻辑与当代价值

周政

华夏文明五千年演进,思想文化的交融共生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主体地位,两汉之际佛教东传,东汉末年道教应时而生。三大思想体系历经碰撞、渗透、融合,孕育出很多经典文化范式。儒家锚定伦理秩序与经世担当,为文明立根;佛道锚定自然哲思与心灵超越,为文明拓界。这一范式在千年流变中守正创新,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更是回应时代课题、构建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厚智慧源泉。

## 体翼相济——共生范式的核心架构

“以儒为体、佛道为翼”的核心,在于构建主次分明、互补共生的有机文化生态。儒家为立本之体,筑牢伦理与现实根基;佛道为辅助之翼,拓展精神与哲思维度。体翼相辅相成,铸就中华文脉的核心特质。

(一)立本之体:儒家伦理的文脉主干。

儒家之“体”,是传统文化伦理秩序的核心载体,贯穿个人修养、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全维度,堪称文明赓续的“定盘星”。

修身齐家,伦理筑基。儒家以“仁”为核心,“礼”为规范,构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契合传统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结构,维系个人、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纽带,为文明传承夯实微观基础。

家国同构,担当铸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赋予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以“大同社会”为终极愿景,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使命深度绑定。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儒家经世精神始终是知识分子匡扶社稷、兼济苍生的精神动力。

经典传承,文脉延绵。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长期主导传统教育,科举取士与官方意识形态,塑造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僚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念、思维范式与话语体系,成为中华文脉不可动摇的主轴,保障文明传承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二)辅弼之翼:佛道思想的精神延伸。佛道之“翼”,精准补位儒家体系的理论留白。儒家聚焦现世伦理秩序,佛道则从终极关怀、心性修养、自然哲思层面注入超越性智慧,三者经纬交织,相得益彰,构筑起传统文化的精神网络。道家之翼:道法自然,超脱守真。儒家伦理规范过度约束人性时,“道法自然”的哲思、“清静无为”的主张、“逍遥游”的境界,便为困顿心灵开辟精神栖居之所;阴阳相生、祸福相依的辩证思维,更为世人洞察世事、化解困境提供通透视角。其衍生的神仙信仰、养生方术、斋醮科仪等,从庙堂渗透到市井,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存准则,为文化注入超然气度。

佛家之翼:明心见性,终极滋养。儒家秉持“未知生,焉知死?”的现世态度,罕涉生死、苦难等终极命题,佛教“缘起性空”教义恰好精准补位。禅宗对心性、本体与觉悟的探骊,为宋明理学提供丰厚思辨资源,推动儒学升维至天道心性相贯通的形而上学高度;慈悲普度内核与禅定修行路径,为世人提供心灵皈依,拓展精神实践维度,让文化拥有应对终极困惑的深层能力。体翼相生:三教圆融,共生共荣。儒家吸纳佛道思辨与心性之学,完善自身体系,实现哲学升维;佛道借鉴儒家伦理与入世精神——道家以清规融忠孝,佛家以教义释孝亲,完成从宗教信仰到社会文化的深度扎根。最终,三教熔铸为“以儒治国、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圆融格局。

(三)圆融之境:三教共生的三大维度。历史演进中,体翼相生、互融共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复合体,深嵌社会生活肌理,在处世、哲思、日用维度实现圆融共生,筑牢文脉生命力根基。处世维度:进退有度,刚柔相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道尽传统士大夫的人生智慧。入世奉儒之旨经世济民、践行担当;失意借佛道之学寄情山水、安顿身心。入世进取与出世超脱的辩证统一,造就国人人圆融通达的品格。

哲思维度:体翼合一,理学重构。儒家以伦理秩序为框架,吸纳佛道思辨内核与宇宙生成图式,构建涵括伦理、心性、天道的宏大体系。朱熹“理气论”融合佛道本体思想,王阳明“心学”契合宏大心性之旨,实现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系统性升级。日用维度:信仰交融,民间扎根。民间生活中,三界界限愈发模糊、水乳交融:恪守儒家伦理以维系家族和睦,入道观、赴寺院寻求精神慰藉。从春节团圆、清明祭祖的儒家礼仪,到日常祈福、心灵寄托的佛道实践,共同构成传统文化扎根民间的根基,赋予文化传承广泛的群众性与持久的生命力。

## 体翼共振——文脉演进的历史轨迹

中华传统文化如鲲鹏展翅,一体两翼,翱翔千年历史长空,驮载民族精神基因,历经两汉经学立基、魏晋玄学舒翼、隋唐佛学拓境、宋明理学圆融、清代朴学守真五大阶段,在体翼共振中绘就清晰的文脉轨迹,实现了从奠基到圆融、从创新到守真的完整演进。

(一)儒体奠基:两汉经学,确立立本。先秦时期,孔子以“仁、礼”开儒家宗风,子思倡中庸以执两用中,孟子扬“性善”养浩然正气,荀子立“性恶”彰礼法教化,四贤递相阐发,初步建立儒家伦理政治体系。

两汉承孔孟之道,融合阴阳五行之术,开启儒家制度化进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天人感应”思想体系,确立儒家经典核心地位;郑玄遍注群经,弥合古今文经学分歧,确立一统的伦理纲常。至此,儒家正式锚定传统文化主轴,为文化鲲鹏奠定展翅之基。

(二)道翼舒展:魏晋玄学,赋予气度。魏晋社会动荡,经学体系瓦解,清流名士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催生玄学思潮。何晏、王弼阐发“贵无”之论,嵇康、阮籍

坚守“竹林”之风,将“逍遥”内核深植文化血脉。道家思想突破儒家礼教桎梏,成为乱世士人安顿身心的精神依托,为困顿的儒体提供精神缓冲,为传统文化注入超然气度,让文化鲲鹏之“道翼”从容舒展。

(三)佛翼拓界:隋唐佛学,开辟新境。佛教东传华夏,经魏晋南北朝涵化融摄,于隋唐之际完成中国化蜕变,步入发展黄金时代。天台宗立“一念三千”之旨,构建完备的佛学体系;华严宗倡“理事无碍”之说,彰显体用不二的圆融智慧;禅宗标“顿悟成佛”之宗,实现佛学思想本土化革新。玄奘西行求法,译经传灯,促成唯识宗盛极一时;慧能立宗授徒,著成《坛经》,标志禅宗体系臻于成熟。隋唐佛学为传统文化注入生死超越、心性观照的深层内涵,极大拓展思想疆域,让文化鲲鹏之“佛翼”强劲振翅,为宋明理学诞生埋下伏笔。

(四)体翼合一:宋明理学,达至顶峰。宋代重文抑武,三教渐趋合流,理学应运而生。宋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力主援佛入儒,融道入儒,开启儒学创新之纪元。程颢、程颐首倡“格物致知”,奠定理学认识论基础;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天理”哲学体系;陆九渊另辟蹊径创立心学,王阳明继往开来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推动儒学实现彻底的哲学化转型。至此,三教深度融合,浑然一体,“以儒为体、佛道为翼”体系达至圆融顶峰,文化鲲鹏羽翼丰满,翱翔于宋元明清思想长空。

(五)佛翼合一:清代朴学,固守根脉。明清鼎革,倒逼学者反思宋明理学“空谈义理”之弊,“经世致用”思潮蔚然兴起,朴学顺势而生。顾炎武标举“经学即理学”,倡言回归原典以正其本;戴震怒斥宋儒“以理杀人”,呼吁复归儒学人伦底色;惠栋、段玉裁等深耕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千年典籍辨伪存真。朴学虽疏于思想创发,却以实证精神梳理文脉,坚守儒体不动摇,让文化鲲鹏在历史风浪中守住火种,最终迎来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曙光,开启传统与现代交融、文脉与科技对话的全新航程。

## 体翼升维——传统智慧的当代转译

传统文化的当代新生,绝非复古怀旧,而是立足时代语境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儒为体、佛道为翼”的文化体系,需剥离封建桎梏与宗教外衣,萃取核心价值,推动体翼双双升维,构建适配当代社会的文化新形态。

(一)佛道焕新:传统伦理,现代转译。儒家伦理的现代焕新,核心是对“仁、义、礼、智、信”进行创新性转译:“仁”沉淀为尊重他人、关爱生命的人文底色,“义”升华为坚持正义、不越底线的道德准则,“礼”转化为文明交往、包容差异的行为规范,“智”淬炼为理性思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信”凝聚为诚实守信、恪守契约的立身之本。这一转译既守住了儒家的伦理根基,又让其适配现代社会价值需求,为构建文明秩序、培育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支撑。

(二)佛道赋能:修行智慧,日常落地。佛道智慧的当代价值,在于实现从“避世修行”到“人世自洽”的功能升级,为现代人提供深层的身心调适方案。道家“道法自然”启人敬畏客观规律,实现身心平衡;“清静无为”教人挣脱物欲裹挟,纾解精神焦虑。

(三)体翼协同:知行合一,生活范式。儒家入世担当与佛道修心智慧相辅相成,孕育出知行合一的现代生活范式。当代人需秉持儒家担当精神,在履职尽责中追求卓越,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亦当汲取佛道修心智慧,摒弃执念纷扰,守护内心的清静平和。以儒家伦理构建和谐人际,以佛道心法涵养身心性灵,推动传统文化从理念传播升维为生活实践,淬炼“入世不陷世,出世不离世”的当代生存智慧,让体翼共生精髓融入现代生活。

## 共生致远——文化范式的当代价值

“以儒为体、佛道为翼”的文化范式,超越单纯的思想融合,深刻揭示中华文脉“守正创新、兼容并包”的核心特质。它既是历史积淀,更是现实指引,为破解现代困境、赋能文明进阶提供东方智慧,为当代文化创新与世界文明互鉴提供深刻启示。

(一)守体立根:锚定儒家伦理底色。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构建起贯通个体心性与社会治理的完整伦理体系。历经千年淬炼,它至今仍为新时代公共治理建构、公民道德培育与社会秩序维系提供思想滋养。当下,坚守儒家伦理核心底色,并非复古守旧,而是为文化发展锚定根本方向,确保文化传承守得住根、扎得下土、开得出花。

(二)借翼补维:完善文化精神体系。儒家聚焦现实人伦与社会秩序建构,在精神超越、自然认知等维度留白,佛道思想恰与之精妙互补,构筑圆融自洽的精神闭环。道家“天人合一”哲思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藩篱,为破解生态危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智慧;佛教“缘起性空”“慈悲为怀”的教义,直面生死苦难终极命题,为消解现代精神焦虑、构建和谐人际提供深层指引。道家主自然之真,释家重心性之悟,与儒家入伦之善相辅相成,共同完善传统文化精神谱系,为当代人提供全方位精神滋养。

(三)循道共生:培育动态文化生态。“以儒为体、佛道为翼”,本质是动态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儒家锚定现实关怀,维系伦理稳定,为文化发展立根;佛道注入超越性与灵活性,规避认知僵化,为文化创新拓维。这种“守体不僵化、借翼不越位”的特质,让传统文化永葆吐故纳新的活力,成为文明绵延的核心密码。当今文化建设中,培育这种动态共生的文化生态,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更是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路径。

(四)以鉴致远:赋能世界文明互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面对工具理性膨胀、精神家园荒芜、文明冲突加剧的现代性困局,“以儒为体、佛道为翼”的东方范式,正为破解全球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以儒为体,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本怀,“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弥合人际与文明裂痕;佛道为翼,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通透豁达的生命境界,抵御消费主义侵蚀与精神焦虑困扰。这一范式蕴含的共生逻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力量,也为世界文明多元共存、互鉴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结语:以儒为体,锚定千年文明伦理坐标;佛道为翼,拓展传统文化精神纵深。从两汉经学奠基到宋明理学圆融,从传统士大夫处世法则到当代人存在哲学,“以儒为体、佛道为翼”始终是中华文脉的内在基因。它不是封闭的历史陈迹,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源泉;不是束缚人心的僵化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生存智慧。

立足当下,唯有赓续体翼共生精髓,让传统智慧对接现代生活,以文化自信铺就民族复兴之路,方能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劈波远航,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持久的东方力量。

## 崔道固的乱世沉浮与孤臣之殇

刘洪山

崔道固,字季坚。《宋书》卷八十八记载:“崔道固,清河人也。”卷三十六日记曰:“清河,汉立,桓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复旧。”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南北朝“青徐诸州”古今对照图显示,清河在现今临清市区东北临清境内,故崔道固应为临清人。他生长在华夏大地上分治的南北朝时的刘裕灭东晋而建的宋朝,为区别后来赵匡胤建的宋,史称其刘宋。这个王朝仅存60年,却换了9个皇帝,其中4个在帝位争夺中遭杀,2个被废,可见其内乱程度;它又面临北朝强敌北魏国,时刻窥伺入侵,是个罕见的乱世。崔道固出生在数位为官的宦官之家,却受到鄙视;他善举止,习武事,受到多位官员赞赏,并得到重用。但在帝王夺位中因向背受到严重挫折,最后向魏面缚受降,致众叛仇友而死。现借助史籍钩沉,追述这段历史和他的悲剧命运。

## 出身卑微,在歧视中生长

崔道固的先祖崔琰,是三国时魏国尚书、中尉;其祖父崔陵,是北燕主慕容垂的车骑将军;他父亲崔雍,曾为泰山太守。他的先祖和同宗崔玄伯、崔光、崔亮、崔鸿在《北史》《宋书》《魏书》中都有传记。

他因不是崔辑嫡妻所生,其母是崔府中的婢女,所以地位卑微,备受嫡兄仇之、目连等人的轻蔑和海辱。崔辑告诫仇之:“此儿姿质如此,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仇之等相遇,虽息止轻薄,但仍视崔道固为贱。

甚至到了大明三年(459年),崔道固已升任永嘉王刘子仁的左军司马,辟为主簿。这时崔家已迁青州,道固受命到青州招募兵士,青州长史以下皆至崔府拜望崔道固,而其诸兄竟逼崔道固生母亲自煮酒于客前。崔道固起身接取,对客人说:“客为人子,老亲自执劬劳。”客人皆起身拜谢其母,其母对道固说:“我贱不足以报贵宾,汝宜答拜。”诸客人皆赞美崔道固母子,恶其诸兄。《《北史》卷四十四“崔亮”》

道固总是逆来顺受,厉尽孝悌之礼。

## 受到多位官员赞赏、重用

宋文帝刘义隆的三子武陵王刘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大力向四方征辟能人担任从事。崔辑给道固路资令南下求仕。他到了徐州治所彭城,刘骏见他“美形貌,善举止,便弓马,好武事”,甚慕之,即命为从事。

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骏将离开徐州,新任青州刺史刘兴祖过彭城往青州赴任,说起世人人事,刘骏向他推荐:“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为叹息!”刘兴祖带崔道固至青州,辟为主簿,转治中。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杀死文帝刘义隆,自称皇帝。刘骏叛政攻进京城建康(今南京),杀死刘劭,继帝位,为孝武帝,改元孝建元年。崔道固被刘骏调至京师,担任太子屯骑校尉,不久升迁为左军将军。

大明二年(458年),北魏侵犯青、兖二州。孝武帝派左军将军崔道固与右卫将军垣护之等赶赴前线抗击,大破魏军。次年,广陵王刘诞勾结广陵太守,率军攻陷广陵,刘骏派沈庆之率军前往讨伐,令崔道固等率军南下与众军合攻广陵,广陵被众军攻破。

大明八年(464年),孝武帝刘骏的宠妃淑仪殷氏病歿,他情思昏迷,不亲政事,悲悼忧郁病倒,不久即死。闰五月,由16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为帝,改元景和。刘骏遗诏太宰刘义庆、驃骑大将军柳元景:“遇有大事应由始兴公刘义庆、尚书仆射垣护之决。”崔道固被授为宁朔将军,冀州刺史,移镇历城(今济南)。

## 宫廷争夺帝位惨杀,臣将背向陷入困境

刘子业即位后,淫乱无道,残酷暴虐,无端处死了一些朝廷文武重臣。景和元年(465年)十月,宁朔将军何迈偕“帝出游豫,立晋安王子勰”为帝。事泄,何将被杀,吏部尚书蔡兴宗召见“遇大事助决”的始兴公刘义庆,说:“主上比者所行,人伦尽丧,率德政行无可复望”,求沈曾救何迈。青州刺史沈文秀也劝之,“主上狂暴如此,祸乱(还)不久……因之易如反掌,机会难得,不可失也。”沈犹豫不决。及斩何迈,庆之出救,“帝赐药令庆之饮”,时年已八十的庆之抗旨拒饮,被掩杀。

此前十一月,何迈欲立刘劭为帝,子业令朱景云送药赐死驻浚阳(今九江)的十一岁的晋安王刘子勰。长史邓琬泣涕请说:“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师文武直造京邑与群公卿废昏立明耳!”子勰想到宁可战死暴君剑刃之下,不可奉恭敬敬地送死效愚忠。于是“子勰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谕……录事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众皆奉旨”,调兵遣将布阵,与昏君对峙。(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各地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响应支持晋安王刘子勰讨伐无道昏暴的暴君刘子业。

也在这个月,文帝刘义隆的十一子,也就是刘子业的叔父湘东王刘劼几次险遭子业毒手,宿仇欲报。太皇太后路氏命他联络愤恨子业的侍从阮佃夫、寿寂之等,在华林园竹林堂将暴君子业杀死。十二月刘劼登基,是为明帝,将这一年改元为泰始元年(465年)。(下为《中国历代史通俗演义·南北朝史演义》插图“戕害主湘东王”)。

泰始二年(466年)正月,也就是刘劼即帝位的次月,子勰在浚阳自立为帝。因子勰反抗子业在先,原支持者勰讨伐子业的各地王、刺史等举兵应子勰。明帝刘劼在尚书蔡兴宗建议下,拉拢收买诸王、刺史等转拥明帝。七月,明帝又遣宣慰使招降崔道固等,道固本厌弃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明帝毕竟是直接杀暴君的组织者,占据京城拥有朝廷群臣,又奉太皇太后旨继位为帝,更具“合

法性”。同时刘劼已“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勰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呈现明君迹象。道固即奉表请罪,愿以功赎前愆、归顺明帝,明帝复以其为徐州刺史。

## 遭到昏君追杀,无奈降附敌国而又不忍

然而,明帝刘劼很快背信弃义,突然大变脸。八月,明帝派沈攸之等率兵攻入浚阳,杀死了子勰。

一个月后,他毒死抚养他长大成人、立他为帝的太皇太后路氏,将孝武帝二十八男中成人的十人,不论向背一并赐死。相继灭除曾反对过他的臣将,又部署对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用兵。授张永为镇军将军,统率15万兵发徐州攻杀薛安都;遣绥边将军房法寿发兵冀州攻杀崔道固……蔡兴宗急谏道:“安都(等)归顺,此诚非虚,正须单使尺书便足征召。今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除,亦应在未赦以前早为处置;今已加恩宥宥,况安都等外据大镇,密选边陲,地险兵强,固难攻克。如其外叛,招引北寇,恐欲益反损,将为朝廷肝食之忧!”肝食,晚饭,也就是朝廷的晚餐也难吃安了。刘或不从,执意剿讨。(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

当时“度昏立明”是朝野共同的意愿,但谁是明君难以判清,立哪位王子继位都合乎伦理,本无错对之分。而王子相互争位,照“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千古至理,胜者,无论用什么阴谋手段夺得胜利,无论他多残暴,凶狠也是当然的帝王,相反败者无论多善良正直,也是贼。刘或既为帝,道固等曾拥护的子勰是败者,自然属贼之列,虽已请罪归顺,胜者刘或仍怀恨不解,不杀绝不死心。刘或的作为已表明他是昏庸暴君,应该说反对他没有错。而他已是帝王,若起兵反抗也是叛臣逆子。只许君王昏庸残暴,不许臣民不忠。但薛安都等闻大兵北上,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又无意占据地盘自立,为何让众官兵惨死于暴君淫威之下,不如避免交战,弃暗投明。他与沈文秀共同与北魏联手来投,投靠北魏;汝南太守常珍奇也恐连坐遭诛,以举南北要地汝南治所悬瓠降魏……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即授薛安都都督徐、雍等五州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河东公。

薛安都也与崔道固相商,道固尚犹豫。泰始三年(467年)正月,崔道固面临房法寿大军攻杀,不忍内战自相残杀,不得已遣使崔启乞降魏。魏授道固安南将军、南冀州刺史、清河公。

刘或得报,急召蔡兴宗:“朕不听卿言,竟至徐、兖失守。”蔡兴宗说:“徐兖已失,青冀亦危,速请抚慰是。”刘或从其策,速派使者至冀,青以厚赏和不追究之前行为等承诺慰问崔道固、沈文秀。道固念及“世奉刘氏”本不想背离国家去投敌,又见朝廷反悔,于是二人转向归顺明帝,不降魏。

道固弃降魏归顺宋,魏发兵攻杀崔、沈。宋廷令攻杀道固的房法寿掉转枪头援助道固抗击魏军。而房法寿不但援崔抗魏,反而夺取道固都督房灵武戍守的冀州东清河郡治所悬瓠,将悬瓠城给魏,用以赎回被魏塘去的其弟崇吉的母亲。道固为守卫宋土,率兵攻夺悬瓠,房法寿迎战道固,魏令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出兵救悬瓠。道固抵御不过腹背夹击,兵退历城。

宋复以崔道固为冀州刺史,为安定崔心,加崔道固都督冀、青、兖、幽、并五州军事,前将军,加上节杖,又进号平北将军等空衔。

房法寿叛魏,魏诏授其平远将军,令其与北魏军队进攻冀州和青州,崔道固与沈文秀等坚守城池抗拒魏军,魏军多次进攻,都未攻克。

## 独守孤城,食尽城破,被迫降魏

这年(467年)二月,魏令平东将军长孙陵加速进军青州,慕容白曜进军冀州,驱兵大进,明帝派辅国将军刘怀珍率兵救豫、冀,均败还,崔道固等独守孤城对峙。

八月,魏军白曜引兵再至历城,攻城不下,筑长围困。泰始四年(468年)春,白曜围历城经年,魏帝再命速攻。而崔守孤城年余,外无援兵,城中食尽,无力抵抗。二月十四日,魏军攻陷历城东郭。

十七日,崔道固见城已破,戍守、胜利均无望,而帝王刘或昏庸残暴,反复无常,已众叛亲离。他不忍众多冀州军民以生命为他的尽忠殉节,即遣使送长子为人质,自己屈辱地“面缚”请罪再降魏。面缚,即双手反绑在背后而面向前投降。降表言道:

“臣生逢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以刘氏藩墙内侮,惧贻大戮,前遣崔启之奉表归诚,幸蒙陛下过重矜纳,并赐爵赏,庆佩闳极,应阙庭。但刘或寻遣使,怒臣百死。愚以世奉刘氏,深愆蒙宥,若犹速背,则是不忠于本朝,而欲求忠于大魏。虽曰希生,惧大魏之所不许。是用迷回,孤负天日,冒万死之艰,固执拒守。仆臣白曜,振曜威灵,浙经二载,大将临城,以今月十四日,臣失东郭失守,于臣款或之诚,庶可以彰于大魏矣。臣势穷力屈,以十七日面缚请罪,白曜奉旨皇恩,恕臣生命。斯实陛下起臣死尸,肉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虽虞舜之贤有苗,姬文之有崇崇,方之圣泽,未足比喻。既未奉朝旨,无由亲驰道路,谨遣大息景徽,束装归阙,伏听刑斧。”(《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

从表文可看出崔道固将自己的儿子景徽送往魏国做人质“束装归阙,伏听刑斧”,此举是多么痛苦和无奈!白曜送崔赴都城,有司案劾奏闻,诏恕死。

## 降魏得不到信任,不能报国安民,忧伤而死

泰始五年(469年)五月,北魏将崔道固和同道固守历城的众青、齐两州士人望族共数百人,全部押送到京都平城(今大同)西北桑乾北新城,在那里设立平齐郡,任命崔道固为太守,赐爵临淄王,加宁朔将军。道固与众人开垦种田,致力民生。有魏官员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遇凶年赈济饥民。”(《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僧曹,魏制,是管理僧尼的官员;斛,魏时为十斗。一斗年捐输粮食六十石备赈灾,可见民之富裕。魏廷恐其坐大,命道固等将治所再迁至京城西南二百余里的旧阴馆之西。这里荒凉不堪,气候恶劣,频岁五谷不收,郡内饥馑。道固在任积年,虽多方奋力,仍抚慰未能尽周。众人遭受饥寒交迫迫怨于他,多有怨叛。他忧伤难解,魏廷兴中(约474年)身死异乡,年五十。

崔道固为人举止文雅,严守礼制,苦练武功,志在报国;入仕后不争权,不欺人,尽职尽责,卫国济民。只因朝内夺位频繁厮杀,身处乱世,难以得到如此结局!

五年后,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宋13岁的皇帝刘准被太尉萧道成废帝,萧建齐国自立为帝,刘宋灭亡。